



浪漫雨季系列

夕

夢

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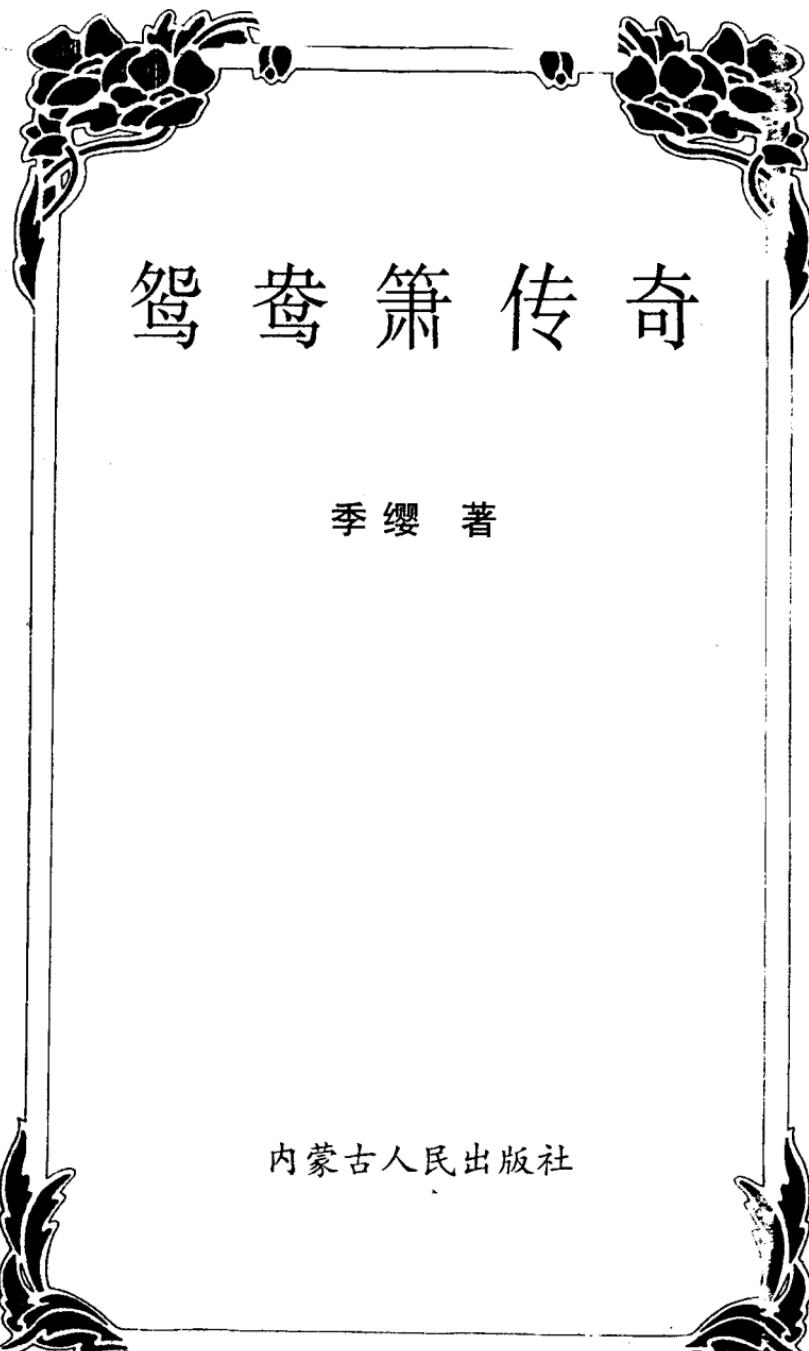
傳

香

D

季 纓

台灣



鸳 鸯 箫 传 奇

季 缨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晓 涛
封面设计:文 苑

**浪漫雨季系列
鸳鸯箫传奇
(台湾)季 纶**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204-03242-8/I·557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融融春日，洗亮的天空，盛丽的花朵开满整片山野，
姹紫嫣红。

一阵轻脆如铃的笑声由远而近的飘过来，在和煦的
春阳下回荡于山合之间。

接着，花径上出现两个身影。

走在前头的是一个俏丽的女孩，约莫十三、四岁，尚
未及笄。

她年纪虽幼，却已是个倾国绝色。只见她娥眉如画，
腮红似霞，明眸皓齿，灿若春花的笑显示出她心情愉悦，
游兴高昂。

她手持一把箫，箫身泛着碧绿的光泽。

此箫名唤青娥，是名器鸳鸯箫之一，属洛阳十八名楼

鸳鸯箫传奇

之一的玉霄楼所有。这名持箫的女子正是玉霄楼的二姑娘西门紫阳。

“敏儿，咱们该回家了。”紧跟在西门紫阳身后的是—名年约六十的妇人，她发色灰白，却不见老态，轮廓分明，显示她年轻时曾是个风姿绰约的俏佳人。她面带忧色，不安的四下留神。

敏儿是西门紫阳的小名，取的是“悯”字的谐音。

因为西门紫阳打小便处处流露出悲天悯人的情怀。她珍惜生命，厌恶杀戮，时常腻着父亲撒娇，半劝导、半强迫的要父亲戒去打猎的嗜好，更三不五时的带些受伤的小动物回玉霄楼疗养照顾，弄得偌大的玉霄楼几乎成了个动物园。

西门紫阳的母亲秋红绫，对女儿出身江湖有一副悲悯万物的柔弱心肠感到又好笑又担心，遂替她取了敏儿这个小名。

“哎呀，时间还早嘛，人家还不想回去。”西门紫阳笑嘻嘻的撒娇道，亲昵的挽住老妇人的手臂。“奶娘，难道你不喜欢陪我出来玩吗？”

这名华发老妇正是西门紫阳的奶娘，曾经是行走江

鸳鸯箫传奇

洪
雨
季
系
列

湖，颇有名气的女侠江卓云。

江卓云也是将秋红绫带大的人。对秋红绫而言，江卓云的地位和亲生的母亲是同等的。事实上，秋红绫自幼离开母亲身边，江卓云等于是她的母亲。

由于秋红绫的身子柔弱单薄，因此西门紫阳也可说是由江卓云带大的，母女两人对这老妇人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江卓云对西门紫阳而言就好似外母一般，江卓云更对西门紫阳爱逾生命，往往西门紫阳柔声细气的几句话，就能撼动她的决心。

就好比今日，西门紫阳闷得发慌，趁四下无人之际悄悄溜出楼，正好被江卓云逮个正着。

西门紫阳一见是奶娘，当下便撒起娇来，要奶娘无论如何都得让她出来郊外走走，透透气。

江卓云哪里能答应让西门紫阳单独外出？玉霄楼是洛阳十八名楼之一，既然立身江湖，难免树立敌人，西门紫阳是玉霄楼的二姑娘，独自在郊野行走，若遇上仇家怎么得了？于是江卓云严厉而坚决的要求她，若要外出，得带两个武功高强的护卫同行才成。

鸳鸯箫传奇

海

淫

而

多

系

列

西门紫阳闻言抗议道：“哎呀，奶娘，那些护卫只会跟着我，说这不行、那不能的，我怎么玩得开心嘛！”她黛眉轻蹙，朱唇微嗫。

江卓云淡淡挑眉道：“若不肯，那你哪儿也别想去。”

“奶娘，别这样嘛！人家真的闷得发慌呢。”西门紫阳撒娇道。

“我说如此就是如此，撒娇没有用。”江卓云仍坚决的道。

“奶娘，我一定要出去，不要有人跟着我，当然啦，如果是奶娘你陪着我，那就另当别论了。”西门紫阳把玩着一绺发丝，带笑的眼瞅着江卓云。

这再明显不过的暗示，江卓云哪里听不出来呢？

这小丫头摆明了是威胁她，不管用什么方法，她横竖要溜出楼去。要嘛，就允许她一个人出去，不然嘛，就奶娘陪她去。

江卓云自然不可能让西门紫阳只身出楼，而这丫头如此难缠，江卓云更无法打消她出外游玩的决定，因此只好陪着她出来了。

唉！没想到一个曾经叱江湖的老前辈会被一个十三

鸳鸯箫传奇

浪 漫 西 季 系 列

岁的小姑娘牵着鼻子走。江卓云心下喟叹。

不过话说回来，谁能抗拒西门紫阳的撒娇和请求呢？即使是贵为一楼之主，威风凜凜的玉霄楼楼主西门抗天，也常常被小女儿缠得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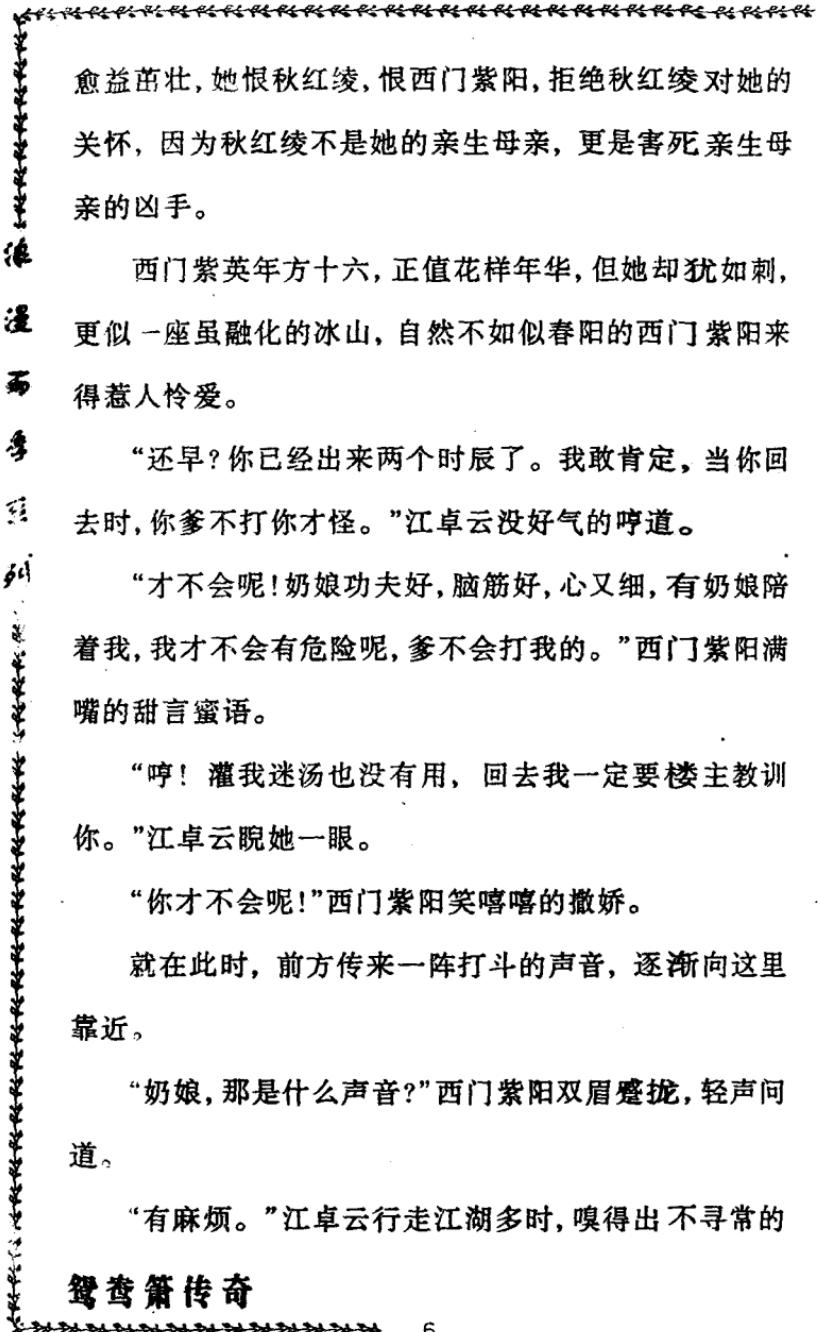
西门紫阳是玉霄楼中的一块珍宝，她纯真良善的天性以及温柔慈悲的心肠，让楼中上上下下的人都喜爱她、宠溺她。

相较之下，她的姊姊西门紫英就没有受到如此多的怜爱了。

西门紫英和西门紫阳是同父异母的姊妹，她去世的母亲秋红绢正是秋红绫的姊姊。因此，秋红绫对西门紫英而言，是姨妈也是继母。

秋红绢和秋红绫虽是亲生姊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子。秋红绢果断霸气，秋红绫柔弱纤细。西门紫英和西门紫阳亦是如此，酷似她们的母亲。妹妹温柔善良，悲悯万物，姊姊则心高气傲，冷醋无情。

西门紫英从不隐藏对秋红绫的拒绝和恨意，一方面，她认为母亲的去世和秋红绫脱不了关系，另一方面，她嫉妒、羡慕妹妹有母亲的呵护怜爱。心中怨恨的种子



愈益茁壮，她恨秋红绫，恨西门紫阳，拒绝秋红绫对她的关怀，因为秋红绫不是她的亲生母亲，更是害死亲生母亲的凶手。

西门紫英年方十六，正值花样年华，但她却犹如刺，更似一座虽融化的冰山，自然不如似春阳的西门紫阳来得惹人怜爱。

“还早？你已经出来两个时辰了。我敢肯定，当你回去时，你爹不打你才怪。”江卓云没好气的哼道。

“才不会呢！奶娘功夫好，脑筋好，心又细，有奶娘陪着我，我才不会有危险呢，爹不会打我的。”西门紫阳满嘴的甜言蜜语。

“哼！灌我迷汤也没有用，回去我一定要楼主教训你。”江卓云睨她一眼。

“你才不会呢！”西门紫阳笑嘻嘻的撒娇。

就在此时，前方传来一阵打斗的声音，逐渐向这里靠近。

“奶娘，那是什么声音？”西门紫阳双眉蹙拢，轻声问道。

“有麻烦。”江卓云行走江湖多时，嗅得出不寻常的

漫雨季系列

漫雨季系列

漫雨季系列

气息。果不其然，不多时，两方人马便进入两人视线可及的范围。

“前方发生打斗，敏儿，咱们快走。”江卓云恐遭池鱼之殃，伤了西门紫阳，拉着她的手便要离开。

“等一下。”西门紫阳这下瞧清楚了那群人的阵势。五、六个彪形大汉将一个年轻的书生困在中间，那个年轻人浑身伤痕累累，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西门紫阳看不过去，于是定住脚步。“奶娘，那个人好似要撑不住了！”

“那个人和我们没有关系，敏儿，不要惹麻烦，快走吧！”江卓云万分着急的要拉离西门紫阳。

“我们不可以见死不救啊！”西门紫阳急了，她看见那个书生身后又挨了一刀，一颗心差点跳出胸口。“我一定要帮他！”

“敏儿，凭你的武功，是不可能帮得上忙的。”江卓云老实不客气的说。

“我帮不上忙，可是奶娘可以啊？”

“我们不该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惹上麻烦，快走吧！”江卓云见打斗愈来愈逼近，一心只想把固执的西门

鸳鸯箫传奇

紫阳拉离这里。

“不，我不走。”西门紫阳十分坚决，“如果奶娘不救他，我就不走。”

“你……”江卓云为之气结。

“奶娘，求求你救他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好嘛！”西门紫阳柔声哀求。

“唉？”江卓云望进西门紫阳那双闪动着决心的眼眸中，叹口气道：“真是拿你没办法。”江卓云无奈的转身加入战斗。

R

R

R

司徒守义想，自己的生命大概今日便要结束了。

他身受重伤，仍咬紧牙关，双眼充满怨恨的瞪着将他包围住，欲取他性命的六个大汉。

在生死存亡之际，往事一幕幕的跃上他的脑海。

司徒守义出身江南擎天楼，父亲司徒无忌是江南一带人人敬重的侠士，司徒守义不仅有父亲俊朗英挺的外貌，更袭得父亲光明磊落的胸襟，二十岁的他已是英雄

鸳鸯箫传奇

出少年。

不料半个月前，一群不明人士乘夜袭击擎天楼，对方人数众多，武功高强，来势汹汹，擎天楼措手不及，竟在一夕之间被歼灭了。

楼中之人无一幸免，只除了司徒守义。

司徒守义想起柔弱的母亲和伤重的父亲如何为自己拚了生命杀出一条血路，双亲惨死的景象让司徒守义气血翻腾。

他身负灭楼投亲的血海深仇，报仇的意念支撑着他逃避敌人的追杀，这半个月来，他躲躲藏藏的一路往北走，打算到洛阳的玉霄楼投靠他的世伯西门抗天。

玉霄楼楼主西门抗天和司徒无忌是结拜兄弟，而且两家有儿女联姻的约定。

司徒守义的未婚妻便是西门紫英，鸳鸯箫便是信物。

鸳鸯箫有两把，一名紫竹，一名青娥，是珍贵的乐器，也是著名的双剑。

鸳鸯箫中各自藏着一把短剑，紫竹箫中的是紫竹剑，青娥箫中的为青娥剑，俱是削铁如泥的宝剑。

鸳鸯箫传奇

紫竹箫原本是玉霄楼之物，而青娥箫是擎天楼之物，后来两家在秋红绢的主张下儿女联姻，两把箫遂互换，作为信物，因此司徒守义此刻手中拿的是鸳鸯箫中的紫竹箫。

因为玉霄楼和擎天楼之间深厚的情谊，司徒守义遂投奔这十五年来未曾谋面的世伯，他相信父亲口中情深义重的好兄弟绝对会收留他。

只是不料半途中他行迹败露，再度被敌人包围。

司徒守义武功虽然不弱，但毕竟猛虎虽敌猴群，再加上遭逢巨变，身心均受重创，因此呈现明显的败势。

但司徒守义咬牙苦撑，他不甘心如此断送性命，让擎天楼之仇无法得报，他拚尽全身气力，也要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

他布满鲜血的面容冷峻，纵然心力交瘁，他仍勉力站稳脚步，紧握紫竹剑，目光如鹰眼般锐利。

敌人再次蜂涌而上，司徒守义奋力抵抗，却仍不敌，转瞬间被砍许多刀，血流不止，几乎昏厥。

难道他真的注定命丧于此？

正当绝望之际，一个身影挡下将砍上他的刀。

鸳鸯箫传奇

司徒守义一阵踉跄，还未看清何人救他，便被一双手拉出战斗。

他支持不住的倒下来，一双纤白的柔荑轻抚他的脸，拂开他带血的发丝。

“公子，你振作些！”西门紫阳忧心的呼唤。天啊！这个人受了好重的伤，若不赶紧医治，只怕要失血过多而死了。

司徒守义被一声声焦急的呼唤催得睁开双眼，他无力的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清丽的绝美容颜。

难道他已经死了，上苍怜悯他，特地派了个美丽的仙子来接他上西天？

司徒守义怔怔的望着她，一抹倩影就此驻进心头。

他发现女孩的手中拿着一支和自己的紫箫一模一样的箫，那是青娥。难道跟前这个天仙一般的女孩便是他的未婚妻西门紫英？

司徒守义没气力再想了，霎时心神松懈，终于支撑不住，昏了过去。

“爹，这个人救不救得活啊？”

雅洁的客房中，西门抗天神情专注的医治床榻上昏

迷不醒的司徒守义，西门紫阳则站在父亲身侧，情焦
虑。

西门抗天除了一身好武艺之外，也习得精湛的医
术，宛如华佗再世，洛阳城中无人不知。

但尽管西门抗天医术高明，在面对重伤昏迷的司徒
守义，仍不免眉头深锁。

西门抗天凝为司徒守义救治包扎，半晌后才松了口
气，露出笑容。

“放心，他虽然伤得很重，但是爹绝不会让他死的。”
确定司徒守义没有大碍后，西门抗天才回答女儿的话。
“幸好你们早一步救了他，要再晚一些，只怕连我也救不
了他。”

“我也是这么想啊，当时的情况好可怕，六个打一
个，他怎么会有胜算呢？所以我求奶娘出手救他。奶娘一
开始还犹豫不决，说这个人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该
惹麻烦，真是急死我了。”西门紫阳叹道。

“奶娘的话并没有错，行走江湖，最忌讳的便是无端
树敌，对一个正被人追杀而和我们毫无关系的人伸出援
手，将使我们多树立一派敌人，对自身将有莫大危害，敏

鸳鸯箫传奇

儿，你千万要记住这一点。”西门抗天乘机说教。

“可是，爹，这个人不是不相干的人，对不对！”西门紫阳笑着指了指床榻上的司徒守义，“我救他是正确的，可没有白惹麻烦喔！”

西门抗天闻言一笑，“小丫头，你怎么知道这个不是不相干的人呢？”

“听你的语气啊。”西门紫阳理所当然的回答，“爹，你瞒不了我的，你知道他是谁，对不对？”

“不错。”西门抗天淡淡一笑，他手上的箫证明了他的身分，那张脸更是显得身受重伤的书生正是故人之子——擎天楼的司徒守义。

“爹，他是谁啊？他和我们玉霄楼有什么关系？”西门紫阳好奇的追问，不知道为什么，她对这个人有很深刻的感觉，虽然两人只有一瞬的照面，他的形影却已深深的烙在她脑中。

西门抗天挑眉一笑道：“敏儿，你的问题很多喔，你以为这样爹就会忘了要惩罚你的事吗？”

“啊！”西门紫阳无辜的睁大双眸，“爹，你为什么要惩罚我？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没有吗？”西门抗天故作严厉的睨她一眼，“爹不是警告过你，不可以私自出楼吗？”

“可是奶娘陪着我啊。”西门紫阳急忙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打算溜出楼时被奶娘逮个正着吗？”

西门紫阳心虚的垂下头。“爹，你是怎么知道的！”她心中嘀，是哪个可恶的家伙出卖她？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还有什么话说？”

西门紫阳低声说：“没有。”她一脸委屈的注视着父亲，企图博取同情。

可惜这招对西门抗天没有用。

“你到精诚堂面壁思过一炷香的时间，并且罚写五百遍‘我会乖乖听话，绝不偷溜出楼’。”

“五百遍？！”面壁思过一炷香的时间已经让西门紫阳垮下脸，又要罚写五百遍忏悔书更让她傻了眼。“爹，可不可以不要写到五百遍啊？”西门紫阳苦着脸柔声哀求。

“你不愿意？那写一千遍好了。”西门抗天睨她一眼道。